責任編輯：梁小島　版面設計：謝錦輝



傳真：2873 2453　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
本版逢周五刊出

影音館

文：大秀

# Premium Rush——飆到死！

編劇David Koepp的舊作有《侏羅紀公園》、《職業特攻隊》和《蜘蛛俠》，在為這些荷里活大作執過筆之後，終於想過一下導演癮，以看來半獨立的製作模式，拍攝了由近年人氣急升的Joseph Gordan-Levitt主演的Premium Rush，故事講述一個熱愛單車不怕死又不甘做一世打工仔的法律系學生，如何以在紐約做亡命單車速遞員的經歷來找到自我。電影無緣在港上畫，實在可惜。

配樂和OST由David Sardy負責，而之前我在本欄寫《警戰實錄》（End of Watch）時也介紹過他：夾Band出身、本身為結他手，最後專注音樂創作和監製工作，經他「手下」最成功的樂隊數有JET和Wolfmother。來到Premium Rush，更加成為David的遊樂場！既然是講述一班在紐約街頭亡命速遞的單車Messenger，想必也是以搖滾樂來作核心，David創作的主題音樂已用非常辛辣的結他作主體，而其他歌曲，他則選用My Chemical Romance、The Raconteurs等作品，觀眾不難投入到那種高速飆車的世界裡。所有歌曲中，我覺得其中最「合用」的莫過於David選上殿堂級樂隊The Who的神級作品〈Baby O'Reily〉於那段紐約市亡命追逐戰中，當響起這首歌的經典結他Riff，再在某程度上為用Fix Gear用盡奶力上斜坡的Wiley（又玩諧音吧）打打氣，跟他在End Of Watch裡搞Public Enemy的手法如出一轍，同樣有趣。

說到有趣，現年三十一歲的Joseph Gordan-Levitt，他的演藝生涯早就在二十年前開始，但要數到他真正讓人注意的電影，肯定就是1999年的《戀愛新世紀》（10 Things I Hate About You），算是九十年代一輪「惡搞/新編」莎士比亞作品的電影中，最青春有趣的一齣。及後大約產量每年一套，特別喜愛參與獨立電影，至2009年《心跳500天》彈起，立時成為蝙蝠俠系列導演Christopher Nolan的至愛，先後參演《潛行凶間》和《蝙蝠俠——夜神起義》。不過，在商業以外，他的「獨立血」依然在流動——自2004年起，他創辦hitREcord這個創作平台，起初只為獨立電影人找一個發表創作的空間，發展至2009年，Joseph更開放它給更多不同種類的創作人，讓他們可以發表相片、音樂、短片等等，他們的database已擁有近一萬個作品，更先後推出過兩個合集，成績不錯！年輕人，做創作，又不滿身銅臭，多好！

# 劉震雲：用笨辦法對抗遺忘

**約20年前，作家劉震雲回到老家河南延津縣，採訪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災民後代。他問起自己的外祖母有關1942年發生的事情，外祖母問，「1942年是哪一年？」「就是餓死人的那一年。」劉震雲說。「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，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？」**

**後來，這段對話收進了他的報告體小說《溫故一九四二》裡，也成了電影導演馮小剛的新片《一九四二》的結尾。**

**遺忘是災難的天敵。但多年後，劉震雲和馮小剛似乎找到了對抗遺忘的特效藥方，同時，也發現了民族生存的深層秘密。**

**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　場地提供：朗廷酒店唐閣**

■劉震雲
攝：梁小島

為了拍攝《一九四二》，身為該片編劇的劉震雲和導演馮小剛，決定親自上路，從物理空間上和那段歷史裡的人物相遇。他們分了幾條線路，一條是河南災民的逃荒路線，從河南、山西再到陝西；一條是1942年日本進攻河南的路線，還有一條是美國《時代周刊》記者白修德的新聞追蹤，「日本軍和災民的路線基本相同，白修德為了新聞報道，和災民走的方向相反。此外，還有一條路是蔣介石的，從重慶到開羅參加國際會議。」劉震雲對記者說，「把這幾條路走下來，有個極大的好處，就是那些逃荒路上的人物自動產生了，比如老東家、花枝、瞎鹿、栓柱，以及9歲的劉寶和2歲的鈴鐺。」

1993年當劉震雲完成《溫故一九四二》的小說後，還特地參加了一次論證會，討論小說改編成電影的可行性。「有很多有名的權威人士說，這種調查體小說不具備電影的元素，沒有生動的故事，沒有情節和細節，沒有起承轉合的節奏，無法改編成電影。但小剛說他一定要拍。」那時他也覺得拍不成，此前他和馮小剛只合作過一部電視劇《一地雞毛》，改編自他的同名小說，知道影視的創作規律。

「我後來想，小剛一定看到了電影之外更重要的東西。他說，他特別喜歡小說裡的幽默味道。用嚴肅態度拍嚴肅題材，已經有《辛德勒的名單》，用幽默對待嚴肅的電影還沒有。」

劉震雲講了一個段子，比較外國人和中國人對待死亡的不同態度。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一定會問，我為什麼要死？政府為什麼坐視不管？但河南人在臨死前給世界留下了最後一次幽默：老張要死了，想起了3天前死的朋友老李，覺得自己比他多活了3天，值了。心無抱憾。

這種對待死亡的詼諧令他在採訪災民後代時，受到極大震撼。「為什麼要用幽默對待死亡嚴峻的主題？因為嚴峻的事情發生得太頻繁了。」他翻出歷史資料，從有文字記錄的東周一直查到1942年，河南旱災的紀錄頻繁，「當災難成為家常便飯，就會遺忘。但幽默，就是這個民族生存的秘笈。」

他自己也是遺忘鏈條上的一環。寫《溫故一九四二》，是在他的寫作體系之外。90年代初，他的好友、《唐山大地震》的作者錢剛打算編一部20世紀中國的災難史，一百年中，每年找一個。1942年的河南旱災成為該年的代表，錢剛找到河南人的他，囑他寫河南饑荒。他沒聽說旱災，更不知道有300萬人因此死亡。「300萬人對我來說只是數字，沒什麼概念。但錢剛給我說，一個奧斯威辛集中營才死了100萬，河南旱災的死亡人數相當於3個奧斯威辛集中營，這時我才受到震撼。」但回到家鄉，鄉親中記得此事的人已不多。

## 重走逃荒路

當年逃荒的人是什麼樣子？他們的思維狀態和邏輯又是怎樣的？劉震雲和馮小剛一路開車，有時下了車，乾脆就走個大半天。這一走，戲中的台詞和節奏都有了。「我們吃飽了飯，身上又沒有背東西，走一上午還是很累的。但那些沒吃飽的人，還有家當，走得就更困難，一天走不過20里路。你會發現，電影台詞都不密集，每人說話都很短，因為身上沒勁，要省力氣。」

拍戲的時候，劇組要求演員不吃飯，從外形上要像個饑民。也是第一次，全體演員推掉其他的檔期，一心一意在拍片現場泡了半年。「那種飢餓的狀態是真的，裝不了。那些明星就自然的忘掉了以前的表演風格。觀眾看的時候，也能覺得真實。」主演之一、飾演老東家的張國立有次給劉震雲抱怨，嫌台詞還是太長，「他說因為他餓得說不出來。」

劉震雲他們還掌握了災民的思維邏輯，這是讓影片人物立體而深刻的關鍵。「在我小說裡有一個人物，認為他自己逃荒最不值。他帶家人逃荒是為了讓家人活，但逃到潼關時，家裡人都死了。他就想，為什麼要逃荒？不逃荒的話，全家人能死在一塊，現在一家人死得七零八落，早知道就不逃了。這種悖反的哲學思維，就構成了老東家形象的主要來源。」

## 復原歷史的有機體

真餓肚子，真用雙腳走，劉震雲稱之為是「笨辦法」。無論是原著還是電影，劉震雲他們的創作野心都很大。既要重新復原歷史真實，又要超越歷史局限，跳出來看到當時的世界情勢。所以，除了訪問災民後代，劉震雲又泡國家圖書館，通過當時的報紙尋找公眾的角度；他還閱讀了美國記者白修德的傳記《探索歷史》，大量查閱了美國駐重慶大使的論著及美國官方文件。這一切，構建了電影裡豐富又層次多元的視角和聲音，從微觀到宏觀，宛如一個鮮活的生命機體。

也有輿論批評影片因照顧的面向太多而流於表面，「但只專注老東家一家人的命運，讓人從頭哭到尾，這不是我寫作的目的。我想要給大家看的是，災民、日本人、傳教士、新聞記者，甚至蔣委員長、羅斯福總統、斯大林等，他們怎麼就共同做了這一盤雜拌粥？這之間的關係和結構是荒誕的、幽默的。」

過去的幾天，劉震雲和馮小剛劇組跑了好幾座城市參加放映，所到之處，觀眾的熱烈反響成為他們最大的欣慰。「世界上的事情其實很簡單，」劉震雲說，「就是不要小聰明，相信自己笨，用笨辦法做事。注重細節，一點一點做，事情就能做起來。很多觀眾說，像這類直接反映中國人人性，反映中國被遺忘的角落的電影，以前是沒有的。恰恰是這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裡，藏着民族生存的秘史。」

臨近電影結尾，心如死灰的老東家遇上失去親人的小女孩，小女孩乖乖地喊了他聲「爺！」，從陌生人瞬間成為互相拯救、生命相依的親人。作為該片不多的溫暖，依然搖曳在散場後觀者的心中。

畫外音

文：邱暐然

# 「同志」家庭的倫理情

筆者一直相信，每個爸爸都希望自己所疼惜的「女女」，從小公主蛻變成美麗與自信的女人，然後有一天，可以很驕傲地把「女女」的手交給王子，委託王子照顧公主一生一世。然而，當昔日抱在懷裡的小公主，變成了守護另一個公主的王子時，爸爸內心深處究竟又是怎樣的一種滋味呢？

父女情從來都不是電影創作裡的熱門題材，何況是直父攣女之情。究竟爸爸在攣女成長過程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？爸爸的存在與否，對攣女的成長造成怎樣的影響？在本年度的香港同志電影節上放映，相信是澳門首部關於女同志議題的紀錄片《櫃裡孩》（徐欣羨執導），雖然片長僅40多分鐘，但卻成功地引導觀眾，就上述被忽略的重要議題進行了反思。縱觀筆者過去所接觸過的青少年同志coming out紀錄片，這應該是首部觸及爸爸如何面對同志女兒性向的片子。

片中的兩個爸爸，一個早已經離開，「女女」是公主或變成了王子，似乎與他無關，但單親媽媽卻認為，這當中總有點兒關係，因此難以置信所謂的幸福家庭也會有攣女（指本片導演）；另一個爸爸，多年來站在鏡頭後面，為公主（導演）與媽媽記錄成長的點點滴滴，直到片子進入尾聲時終於亮相，幾秒鐘的尷尬表情，足以讓觀眾內心生起無名的哀痛。

兩個簡單的問題，把父親給難倒了，也讓女兒於心不忍，不能也不想再繼續追問。用「沒有什麼特別感受」回應女兒的試探，豈止是迴避與無可奈何的另一種姿態？不一語道破，或許是目前爸爸認為最好的方式，雖然女兒所扛着的包袱，早已不知不覺地被爸爸背負了。生女豈不知女心肝？媽媽可以很「得意」地說「我早就估到了」，因為做媽媽的好像天生就應該把感受說出來的，但做爸爸的即使知道了，卻難以啟齒，而且極度有可能把小公主的「變質」，當成是自己的過失……。

即使表示接受女兒性向的兩個母親，心裡還是有個打不開的結——女兒未來的路難行啊！除了希望女兒快樂，母親深信，只要女兒比同輩更成功（事業上，即經濟獨立），其性向就不會被當成茶餘飯後的話題。或許同場加映的劇情短片《捍衛》（浸會大學電影及電視系學生周嘉浩、楊芷傲畢業作品）為憂心忡忡的家長們，提供了一個「選擇」，即使這個選擇是具爭議性的——性向是一種病態，只要讓「同志」子女服用政府應批准公開發售的藥物，一日後見效，保證他或她從此不再對同性有「性」趣，甚至產生厭惡。

除去「藥物」的環節，本片劇情並沒有給觀眾太大驚喜，但或許也怪不得編導。從《喜宴》以降，東方同志影片題材輾轉多年，始終在「出櫃」的議題上原地踏步（《得閒炒飯》的生BB、組織「理想」家庭不算，因為以娛樂性為主），這無疑和東方社會對「同性戀」是「病」根深蒂固的概念息息相關。幸好編導帶入了「藥到病除」的議題，總算為沉悶的故事增添一點兒趣味。然而，藥到「病」就真的除了嗎？當年和摯愛雙雙選擇用藥物改造自己的爸爸，20年過去不但未曾「痊癒」，而且在面對女兒的性向時，還一臉的冷靜，表示女兒的路，由女兒選擇。

把鏡頭轉回到《櫃裡孩》——沉默的爸爸，或許正使用着無言的方式，讓女兒走自己的路。無獨有偶，兩部片子的「公主」，都繼承父親的基因，紀錄片導演說從小爸爸都喜歡用鏡頭記錄她的影像，成年後先後在台灣與香港念電影系；短片主角則和爸爸那樣，通過拳擊釋放壓抑性慾所造成的負面情緒。原來爸爸對女兒，還是有影響的。

在一個只是諮詢，卻已經被否決的時代裡，或許這兩部片子能夠啟發家長嘗試走入櫃子裡，看櫃子外的世界。換個角度，家長或許會更明白，有些事，豈是選擇或放棄那麼簡單。

二手好碟

文：勇先

# 《黑社會2之以和為貴》揭示社會真理？

這些年，社會裡出現得最多的詞彙，非「和諧」二字莫屬。的確對中國人來說，「萬事以和為貴」，堪比鑽石還要堅的硬道理。《黑社會2之以和為貴》從戲名已開宗名義道出這份核心價值——哪怕是為非作歹的黑社會，背後的營運信念，其實都是減少無謂的打打殺殺，一切搵錢至上。

故事承接了第一集，飾演樂少的任達華當上社團領導人後兩年，按例要改選。樂少戀棧權位，但社團後進卻蠢蠢欲動……《黑2》其實就是一個領導人競選的故事。當然，相比起美國總統選舉，肯定血腥不知多少倍。至於由古天樂飾演的Jimmy仔，雖是黑社會一份子，但只想搞生意。只是偏偏受幫會的長輩鄧伯（王天林飾）看重，結果Jimmy仔在半推半就下與樂少競逐幫會的新一屆話事人。兩大候選人的「競選活動」很簡單，就是透過不斷恐嚇、殘殺來爭取支持。最後在一輪大量死傷後，Jimmy仔終於成為話事人（因為樂少後來亦被手下以大鐵槌硬生生砸死），而他亦秉承「求財才是硬道理」的信念，憑着自己的地位，巴結了內地石副廳長的支持，得到種種優惠政策，順利得到開發物流中心的用地。有趣的是，石副廳長為確保自己的利益久享，更要求Jimmy仔永遠擔任社團話事人，認為這樣才有利他眼中的「安定繁榮」……

在充斥暴力血腥的包裝下，《以和為貴》說的其實是香港自己的心事：在這個黑暗和充滿陰謀的社會裡，我們一生的目標跟Jimmy仔一樣，就是賺錢。這個純粹得近乎天真的志向，本來令人對除錢以外與世無爭，然而一旦被拉進這鬥爭的漩渦中，卻可以變得歇斯底里，殺氣騰騰。能否繼續「搵食」，便成為我們的底線。所以Jimmy仔被斷絕了搵食路後「被逼」競逐社團話事人，跟香港人近年積極關心社會一樣，一切源起沒有陰謀，而是為勢所迫。

值得細味的是，片尾石副廳長要求一心只顧賺錢，萬事以和為貴的Jimmy仔永掌社團，究竟是編劇以這內地官員的角色，隱喻中央只想找一個經濟至上的特首，還是我們自己都認為，「安定繁榮」是香港的唯一價值？這是看過此電影後令我泛起的一絲疑問。